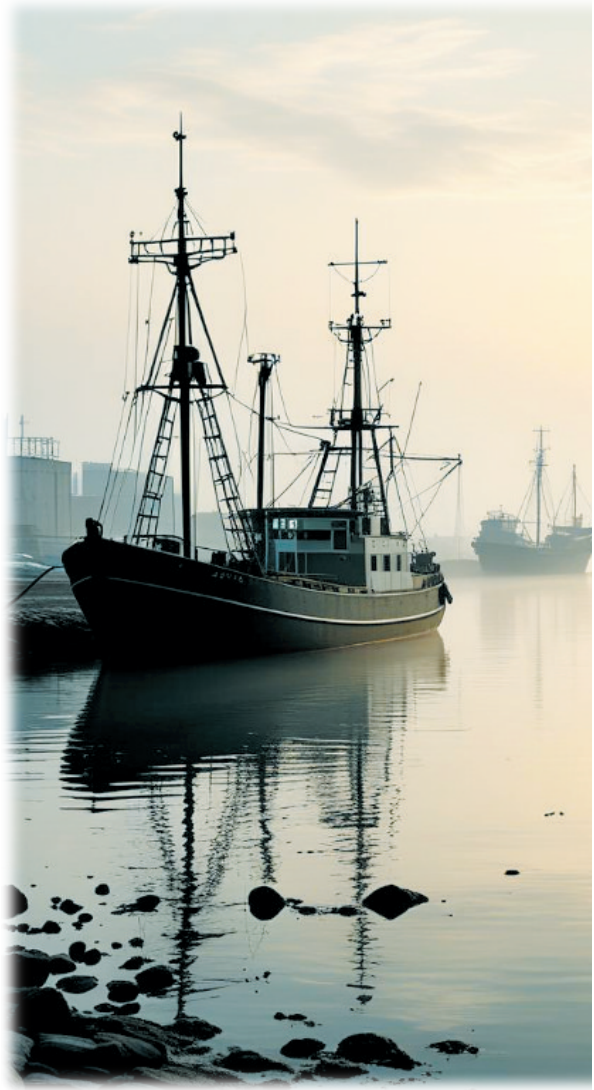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海湾之上

□ 黄康生



“突然袭击”，稍不留神就被它卷走。土台风登陆时，也异常凶猛。它常裹挟着泥沙、碎石冲毁堤坝，吞噬民房。许多停放在房前的铁犁铁锨常被它扭成麻花状，然后抛向空中……

土台风过后，滩涂上布满了贝壳、海藻和海螺。渔女子们提着鱼篓来了，她们挖海螺的动作熟练得像在摘取海湾的馈赠。趁海水退去，渔民们也驾着临时修补好的小舢板出海。归航时，网兜里的渔获格外丰盛。老渔民甚至捞到了一条罕见的脑洲族大黄鱼，他把鱼捧在手里，鱼鳃还在微微张合。按照惯例，老渔民刮下一片鱼鳞抛回海中，这是与海湾的千年约定。

日升月落，樯来樯去。“葫芦海湾”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孕育着湛江，给予渔民丰收，给予游子归途，给予城市韵味，也给予每个湛江人关于海洋的想象。千百年来，无数先辈就在这片海域上耕海牧渔，扬帆逐浪。千百年来，无数先贤携雷州半岛土特产从这里出发，穿越南，过马来西亚，绕印度，最后抵达斯里兰卡……

呜！呜呜呜呜！南宋绍兴年间，湛江湾内第一座小商埠——赤坎埠在一片清脆的汽笛声中开港。一批又一批操粤语、吴语、湘语、闽南语的商贾士绅，从四面八方来到湛江湾跑船拉货、摆渡谋生。他们傍海而居、凭海而市、喜海而歌、敬海而祭、识海而述……一时间，湛江湾便成了他们买舟渡海、战风斗浪、追名逐利、荣辱兴衰的人生站台及世路港湾。

“商船蚁集、懋迁者多。”至清代道光年间，赤坎逐渐演变成繁华的港埠。

后来，栈桥码头、原油码头、煤炭码头、游艇码头、铁矿码头、集装箱码头等都建起来了，货船、游艇、军舰、万吨巨轮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这些船只不仅带来了远方的货物，还带了远方的故事和远方的客人。渐渐地，岸边的商铺多了，酒馆多了，工厂也多了。

不知不觉间，小商埠变成了骑楼街，骑楼街变成“东营”“西营”，“东营”“西营”变成海港之城，海港之城又变成钢铁之城、石化之城。

有人说，湛江的每一幢房子，每一座桥梁，每一条街巷，甚至每一扇门窗，都是由海水浇灌出来的。还有人说，湛江湾不仅孕育湛江这座城市的根脉，还孕育着这座城市的性格。

是的，吃着湛江湾里的鱼虾长大的人，骨子里都带着海湾赋予的坚毅与豁达。

日月星辰，潮起潮落。湛江湾就这样默默地哺育着这座城市，不言不语，不声不吭。她既是这座城市的源头，也是归宿。

黄昏时分，夕阳将湾水染成金色，继而又转为橘红。海湾大桥、调顺大桥上的灯火次第点亮，像二串珍珠链

挂在湛江湾的颈间。红树林里传来白鹭归巢的鸣叫，与远处的汽笛声奇妙地融合在一起。

红树林的石凳上，坐满了渔民。他们摇着蒲扇，用浓重的雷州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湛江湾，湛江港的往事，言语间，有自豪，有感慨，更多的是对这片海湾的深情。

老张头是这里最年长的渔民，他的脸上刻满了风霜。他自称是“海湾之子”，从小就熟悉潮汐的节奏，了解鱼群的习性。究竟在湛江湾里打了多少吨鱼，抓了多少筐蟹他已记不清。但他清楚地记得，每次捕鱼归来，都要往海里撒一把米。

“湛江湾给我鱼虾，给我渔船，给我生计。”老张头点燃了一支香烟，狂吸了几口：“湛江湾已成为我的心灵栖息地！”

老张头抬起头，望着远处的浮标，又开始掐指盘算明天的潮水。

海风裹挟着潮声，从东南吹来。这风里，藏着渔家的号子，藏着时光的秘密，也藏着游子的乡愁。据说，湛江名贤俊杰陈文玉、邓宗龄、洪洋洪、陈宾、黎正、陈昌齐、林召棠、陈兰彬、黄学增、张炎以及全红婵、梁文锋等都曾来过这里，吹过这里的海风。

海湾记得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，记得每一艘停泊在这里的船，记得每一天发生在这里的故事。这些故事现都沉淀在海湾深处，并随着潮水，慢慢融入城市的血脉。

站在椰树下，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声。那些曾在这里停泊的船只，早已融入这片水域。而这片水域里的云烟，也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之中。

老张头曾和我说过，在月圆之夜，就能听见美人鱼在特呈岛上歌唱。虽然从未亲眼见过，但我相信，这片海湾定有神奇的魔力。

潮水缓缓地拍打着岸堤，那声音温柔得如同母亲的呢喃。

月亮越升越高，照亮了整个海面。海水在月光的映照下，呈现出一种深邃而神秘的蓝色。此刻，停泊在海湾里的渔船、轮船、渡船、杂货船啦啦地把灯火点燃。那灯火一丛丛，一片片，一湾湾，仿佛一团团火焰在海面上燃烧。海天相接处，华灯、绿水、流云、明月交相辉映；灯影、月影、云影、鸽影诗意融合，让人根本分不清哪里是天上的星星，哪里是人间的烟火。

夜更深了。海里的渔火，岸上的灯光渐次熄灭。很快，船睡去，船家睡去，岸上的人也睡去。唯有湛江湾，一直醒着，一直醒着。午夜时分，她将整个月亮含在嘴里，然后，温一壶月光老酒，与湛江对饮。潮声变得低沉而绵长，这是文火慢炖的声响。岸边的红树林开始摇晃，每一片树叶都在等待潮汐的到来。

风吹海湾

■ 周文兴

风一吹，微波轻荡，海就宽了。

大海如翻开的史书，我窥视到我的村庄从海面上漂过来的痕迹。

北部湾，一座古老的海湾，把我的村庄拥抱入怀，卸下所有的伤痛与疲惫，深埋海底。木麻黄，从此扎根海滩，坚挺而柔软。

那只在海空来回穿越的鹰，是在演练一次次流的离颠沛，还是试图找回失散的亲人？

潮退。挥手间，带走了几丝云彩，还有几个脚印。

一条来不及退走的小鱼，被搁浅在几块石头围住的小潭水里，左冲右突，宛如年轻的我。

我蹲下来，陪了它一会，然后挪开一块石头，送走。救它，也是自救。

涛声已远。海沙已凉。一滴水坚硬起来，成为礁石。一些人与事，在潮起潮落间，慢慢消隐，湮灭。

一艘再也走不动的老船，独自坐在沙滩上，一言不发，像极我坐在老家墙根的娘亲，看透了岁月，任海鸟如何呼唤，也唤不回曾经的韶华。

我唯有从脚丫里冒出的细沙，才能细数出已走散多年的童年。

高铁穿过家乡

■ 邓亚明

因为偏僻，我很少回到乡下小村

因为难听，我很少跟人说起村庄名字

“陂塘村”，曾被多少人听成“悲惨村”

记忆中，弯弯曲曲的那条入村泥路
宛如羊肠

阳光不会遗弃任何一个地方

再远的角落都会有春风吹到

那天，村人在电话中告诉我

广湛高铁修到了村里，拆迁的房屋

已得到妥善安置和合理补偿

夜里，我在海边的城里久久难以入眠

涌动的海浪声就像高铁的车轮滚动

我仿佛看到每位乡亲都长出一双翅膀

一清早就坐在这座海滨城市的餐厅喝茶

不会又现身在省城的超大商场

广湛高铁像一条巨龙，自北向南舞来

舞过千山万水，穿过我的家乡

像一束幸福闪电带着全村的乡亲飞奔

昼夜转动的车轮一遍遍读着我家乡名字

“陂塘——蜜糖”“陂塘——蜜糖”……

夏季

■ 李本明

在夏天，每一棵树是复印机

一张张有如薄纸的彩印复制那么多心形的叶子

说明夏天是有心的
说明夏天是有脉络的所有伸展的枝条
都是那么的血脉债张

由一枚叶子，无限引申这个季节不缺翠绿
这个季节不缺画面
这个季节不缺鸟鸣
这个季节不缺扇子

苦楝树

（外一首）

■ 陈强

四月，村前那几棵苦楝树开着满枝的银花，一串一串晾晒着我陈年心事的全部南风吹我意，轻轻抚着嫩叶那束束花瓣，像少女的辫子蕴藏一个生机勃勃的花季

在郊外，我遇见的苦楝树那卑微的小花，清新而高雅在阳光下散发幽幽的香
几只穿梭在枝叶间的小鸟吱吱喳喳，像扛起春天的戏台

■ 夜行

薄薄的夜，被暗暗的月光照得好像一页灰白的宣纸我走在回家路上，仿佛走进一幅熟悉而又陌生的油画

脚下的小径十分细长与幽静村边的小河 flowing 父亲的梦夜静好，有几声狗吠传来几阵蛙鸣，勾勒出童年记忆

田埂上，月亮跟在我后边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

清晨的湛江湾，笼罩在一层薄纱般的雾气中，朦胧而深远。远处的渔船、商船、货船若隐若现，宛如从梦中驶来。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岸堤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站在栈桥上，我仿佛听到“一湾两岸”的古老传说。

相传在古代，湛江湾曾是一片神秘的海域，这里的海浪如猛兽般咆哮，凶猛无比。先民们常常在这凶险的海浪中失去船只，甚至生命。有一天，南海龙王敖钦挥舞龙牙刀劈开恶浪，辟出一只葫芦型大海湾。紧接着，敖钦伸出舌头，舔舐着手中的龙牙刀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刚毅。“变！”敖钦大喝一声，特呈岛、南三岛、东海岛、硇洲岛、南屏岛应声排开，排成五行大阵。

随后，敖钦又轻轻挥动龙爪，把那甘露法水，洒至“葫芦海湾”每一角落，让海湾鱼虾丰饶，水草丰茂。

盛满甘露的“宝葫芦”天生就是一副好相貌。她口小腹大，水深湾阔，潮汐一天涨落两次。

俗话说：“葫芦里面乾坤大。”的确，这个“葫芦海湾”里不仅藏有2000余种鱼类、贝类、虾类、贝壳类、头足类，还藏有红树林、珊瑚礁、海底草场

等“神树仙草”。

千百年来，葫芦海湾就用这些鱼虾贝蟹、“神树仙草”以及咸湿的乳汁，一口一口，将湛江这座城市喂大。

人们清楚地记得，城市的最初吮吸声是从罟帆船的船舱传来的。那时，疍家女人常蹲在罟帆船船尾熬杂鱼汤。婴孩则蜷缩在船篷里啼哭，疍家男人听到啼哭声后，即起身，擦汗，随后将沾满鱼腥味的食指塞进婴孩的嘴里。婴孩吮吸着食指，嘴里发出呜呜哇哇的声音……

“呜呜呜……”罟帆船披着霞光出湾了，船尾拖着长长的波纹。疍家男人的罟网一撒下去，海湾便打开“活塞”，将大龙趸、马鲛鱼、红杉鱼送入网中。那些红杉鱼在网上跳跃，鳞片还沾着海湾的气息。有两条机灵的牛尾鱼从网眼处溜走，疍家男人假装没看见，他知道这是海湾留给其他渔民的礼物。

起网后，疍家女人便蹲在湿漉漉的船板上，用锋利的石刀剖开鱼肚，然后将鱼鳃、鱼鳞和内脏扔回海中，海湾默默地将鱼鳃、鱼鳞收下，随后转身交给海鸥和招潮蟹分食干净。

罟帆船出海时，偶尔也会遇上土台风。海湾里的土台风非常擅长搞

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。它呈灰白色或银白色树皮包裹着的树干，不如打造家具之优选的苦楝树那般软硬适中；其白色、黄色或红色呈伞形的小花朵，也不及凤凰树花朵那般鲜艳夺目；其呈杯状或球形的木质蒴果，更不比石榴树果实让人垂涎欲滴……

然而，朝夕会面，遂成相识。桉树能扎根在红土地上属实来之不易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从解放海南岛战争硝烟中走过来的解放军官兵放下枪支，拿起锄头，与部分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一起在遂溪开辟新战场。他们在荒山野岭开荒，种植橡胶和甘蔗。第二年，他们开始规划、测量、设计、育苗，有序地种植防风林。防风林选用的树种为桉树及台湾相思树，但以桉树居多，为橡胶和甘蔗保驾护航。

几年下来，螺岗岭山麓慢慢绿了，这个过去寸草不长、风尘肆虐的南蛮之地，成为了莺歌燕舞、胶蔗林茂盛的绿色海洋。防风林横竖排列整齐，初具规模。有着18万亩的土地、12万亩耕地的农场，一共拥有了3万多亩防风林。农场变了，山山披绿，田田吐翠；生活变了，空气清新，尘埃减少。生活质量提高了，安居也乐业。

也不知从哪天开始，桉树在我的心目中渐渐变得高大、美丽起来。

初来乍到，农场为我们建造了一座青石砖屋。又请来木匠师傅打造新床。床架和床板所取的板料正是山上的桉树。床架坚固、床板平整，睡起来熨帖、舒服。特别是一天的劳作后，脑袋一挨到枕头便呼呼入睡，直奔睡乡深处。真可谓桉树和我们如影随形，亲密无间。

炊烟袅袅的食堂为我们提供一日三餐，它的燃料不是现时的天然气，也不是煤气，而是取自山上防风林的枯树、断枝。细柴在食堂的灶膛中噼啪作响，火星四溅，它烧得旺旺的，既温暖了整个生产队，也温暖了我们的心。

难忘防风林

■ 蔡木润

——初来乍到，农场为我们建造了一座青石砖屋。又请来木匠师傅打造新床。床架和床板所取的板料正是山上的桉树。床架坚固、床板平整，睡起来熨帖、舒服。特别是一天的劳作后，脑袋一挨到枕头便呼呼入睡，直奔睡乡深处。

汽车如灵巧的爬虫，钻进了绿色的海洋。映入眼帘的是无边无涯的林海，近看，一排排密密匝匝、挨挨挤挤的桉树夹道笔立、婆娑摆舞。远看，成片成片的桉树防风林、葱葱茏茏、厚厚实实，组成一个个巨大的方格，与翠绿色的甘蔗林交错分布着，就像一张张碧绿的绒毯，铺盖在螺岗岭山麓下。

汽车行驶着、颠簸着，准备下坡。在对面山坡绿色的树林掩映之中，露出一排排白色墙壁和灰色屋顶。我们被汽车抛在那里——螺岗岭农场鸽岭队（后农场合并为前进农场）。从此在这块红土地上“滚一身泥巴，练一颗红心”，加入到种植甘蔗行列，创造甜蜜的事业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事情。

开门见树，抬头见林。在螺岗岭山麓，到处都是以桉树为主的防风林，桉树长得直溜溜的，树梢上枝丫不多，绿叶子密密层层向下垂着，像是一个大伞盖。开始，桉树对于我并

海风江韵——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（十五）

本版稿件由《湛江日报》提供